

读客® 知识小说文库 073

巴国侯氏系列012

侯海洋

# 基层风云

翻开本书，深入基层，层层深入，读懂中国

带您到中国的最基层，新闻报道的背面，体制改革的现场，去看一个公务员摸爬滚打的命运。

3

小桥老树 著

厚重之作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侯卫东9》2万字未出版内容!

讲述侯卫东在新领导岗位上的感情起伏与官路升沉；当你以为一切都结束了，暗流却来得更加汹涌，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结局。



读客®

013034348

I247.54  
257  
V3

侯海洋

# 基层风云③

翻开本书，深入基层，层层深入，读懂中国

带您到中国的最基层，新闻报道的背面，体制改革的现场，去看一个公务员摸爬滚打的命运。



小桥老树 著  
厚重之作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北航

C1641616

I247.54  
257  
V3

020080810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侯海洋基层风云. 3 / 小桥老树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500-0546-4

I. ①侯… II. ①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5240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 330008

电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名 侯海洋基层风云. 3

作者 小桥老树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张越 程玥

特约编辑 程峰 张晓洲

策划 读客图书

版权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1/16 680mm x 990mm

印张 19.25

字数 264 千

版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90 元

ISBN 978-7-5500-0546-4

赣版权登字—05—2013—69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1-33608311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 第一章 初入看守所遭群毆 /1

一床烂被褥将睡梦中的侯海洋紧紧捂住，六七个汉子一阵拳打脚踢，将被烂被褥裹着的侯海洋当成沙袋一阵猛打。

侯海洋被几只手拼命按住，挣脱不了发着臭味的烂被褥，只能尽量蜷缩身体，将背弓着，双手抱头，咬着牙关承受着众人的拳打脚踢。

## 第二章 见识看守所规矩 /27

八杯水浇完，娃娃脸鼻涕长流，脸色发青，不停地打喷嚏。青蛙道：“刚才你娃说过，在下面的看守所混过，应该懂得起规矩。”娃娃脸牙齿不停地抖，道：“懂得起。”

青蛙道：“按照号里规矩，礼炮就免了，五个胃锤不能少。”

## 第三章 看守所见闻 /55

鲍腾摇了摇头，道：“在我这个号，还不至于有人敢打架，逃跑更是门都没有。晚上值班主要小心有人自杀自残。”他没有等侯海洋说话，话锋一转，语重心长地道：“平时新贼进来，我是不会这样说话的，你不同，我看着顺眼。你现在坐到的这个位置，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这少数人一般要奋斗半年才能坐到，你这是破格提拔。破格提拔是一回事，你的看守所基本功还得补，否则其他人不服。晚上趁着值班时，将监规和报告词认真背熟，烂熟于心。”

## 第四章 被看守所隔断的爱情 /84

发泄过后，地上一堆残片深深刺痛了秋云的心。这一刻她格外后悔，仿佛自己亲手打碎了这一段感情。世上有很多药，唯独没有后悔药，传呼机碎了就是碎了，即使换一个同样品牌的传呼机，也不再是侯海洋所送的传呼机。她蹲下身，小心翼翼将碎片收集起来，翻开抽屉找了一个小盒子，将传呼机的碎片全部装了进去。

## 第五章 筹备越狱 /112

能够进入206号的犯罪嫌疑人都不是省油的灯，每个人都有可能吃花生米，听到这一阵脚步声后，大家都想着自己的事，沉默下来。

越狱就是来自海上妖女的歌声，充满着诱惑，侯海洋从这一天起开始思考越狱的细节，有了想法，在看守所的日子就不是太难过。

## 第六章 看守所里的生存法则 /138

没有小学生韩勇在场，鲍腾反而能够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我、蛮子、师爷在看守所都有关系，有政府支持是成为少数人的关键。天棒为人耿直，算是我们一伙的。我们几个人抱起团来，在这个房间就没有人敢和我们斗。以我们三人为核心还再拉三个人过来，维持到六个人就可以在号里占领导地位。人数太少，会有人挑战权威，人数太多，这个号里上账的钱只有这么多，若是人多了，分到碗里菜就没有几个。”

## 第七章 成为看守所“头铺” /167

鲍腾将侯海洋和师爷叫到身边，道：“蛮子在看守所所有关系，为人处世也不错，是个当头铺的料。我估计很快就要判下来，蛮子要接班。师爷有当头铺的能力，但是没有当头铺的关系。你帮着蛮子管好206，别让这些杂碎们翻盘，让他们翻盘就得骑在你们头上拉屎拉尿。”

## 第八章 杀人案真相大白 /196

走到中会议室门前，秋忠勇推门前稍有犹豫，然后又果断推开门，对着一位脸色苍白的年轻人道：“我是东城分局副局长秋忠勇，负责赵岸的案子。”

经过休整，林海稍稍恢复了元气，可是仍然觉得全身乏力，他努力站起来，握住秋忠勇伸过来的手，道：“绑架者就是杀死光头老三的人，侯海洋是冤枉的。”

## 第九章 每一次挫折都是人生经验的积累 /224

鲍腾是冒充中央领导的骗子，这并不影响侯海洋对他的好感。在号里短短三个多月，侯海洋从高级骗子那里学到许多深沉老练的人生经验，人生经验就如菜刀，可以用来杀人，也可以用来切菜，关键在于体悟者的本心。离开看守所时，恰好鲍腾出去接受电视台采访，两人没有来得及告别，这让侯海洋颇为遗憾。

## 第十章 位居复读班倒数第一名 /249

在文科班教室，月考成绩表贴在了墙上，侯海洋总成绩排在倒数第一，数学分数低得出奇，引来全班同学围观。数学科代表发卷子时，他将每一组的试卷放在最前面，依次往后传，全组同学都在寻找传说中只考了九分的试卷，讥笑声不断响起。除了侯海洋，同学们都很快活。

侯海洋参加考试以后，就知道是这种结局。经历过生死，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大大增强，并不理睬同学们的异样眼光，心道：“一次失败算什么，高考上线才是最终目的，我一定会笑到最后！”

## 附赠 《侯卫东风云再起》精彩内文2万字 /1

## 第一章 初入看守所遭群殴

### 初入看守所

1994年，5月31日。

岭西省，省级模范看守所——第一看守所。

第一看守所由四面青砖围墙构成，从南墙走到北墙是154米，从东墙到西墙是162米；南北墙皆有红色大标语，南墙上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北墙上则是“严格管理，悔罪认罪”。

围墙顶端有一圈铁丝网，带电。

岗楼位于围墙上方，执勤的年轻武警战士用老鹰般锐利的眼光俯视着沉默的四方墙。

一辆警车从远处开来，警灯闪烁，如泥鳅一般在车流中穿梭，超车无数。东城分局警察涂勇坐在副驾驶位置，右手放在车窗边，不时向外抖烟灰。

“你这人脾气臭，到了看守所别当刺头。看守所里面的人手黑得很，不管多狂的人，到里面都得老实。”在东城分局，胖汉子涂勇为了早日破案，对眼前这位叫侯海洋的年轻人上了不少手段，在他的记忆中，从警二十来年，没有几个犯罪嫌疑人能顶得住从肉体直达灵魂的“手段”，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居然扛了过来，这让骨子里颇有几分侠

气的他暗感佩服。

侯海洋戴着手铐，表情麻木，没有理睬胖汉子。

胖汉子知道侯海洋记恨自己，他是老警察，见过太多事，心理素质好，并不以为意，深吸了一口烟，语气平静地道：“我这是为你好，话糙理端，年轻人要听人劝，听人劝得一半！”

开车的警察插了一句话：“胖涂，你别吓小伙子，‘一看’是模范看守所，管理规范，没有传说中那么黑暗。在外面是牛人，到里面仍然是牛人；在外面是怂蛋，在里面仍然是怂蛋。小伙子敢杀光头老三，在里面哪里会被欺负。”

侯海洋双手向上抬，用手肘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道：“我没有杀光头老三，只是想打他一顿。”

开车警察笑道：“敢打光头老三，肯定是牛人。”

侯海洋性格倔强，兼之又受到冤屈，因此不愿搭理这两位曾经刑讯逼供的警察，低头沉默着。东城分局两位警察素来都处于强势地位，很少遇到如此倔强的犯罪嫌疑人，聊了几句，感觉无趣，于是车上诸人皆沉默，唯有旧警车发出咣咣的响声，让人心烦意乱。开车警察抱怨了一句：“早就应该换新车了，跑了三十万公里的老车，卖废铁都不值几个钱。”车上人没有回应他的抱怨，他也就没有再说。

咣咣的声音停止以后，警车停在岭西第一看守所大门前。

侯海洋抬头看着“岭西第一看守所”几个大字，他感到这七个字如张开血盆大口的老虎，似乎要从墙上扑过来将自己吞噬。他仰头朝天，默念道：“我没有杀死光头老三，案情终究会大白于天下。”虽然不断给自己打气，可是他仍然有一种坠入深渊的无力感。他阴差阳错地出现在光头老三被杀现场，手上还沾了血，如果法院真的判了自己死刑，一颗子弹就将轻易地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所有抱负和理想都将灰飞烟灭。如今人口爆炸，全世界已有数十亿人，恐怕只有寥寥数位亲属会记得曾经有一个年轻生命被无情剥夺，而这个年轻人根本没有杀人，冤屈直追六月飞雪的窦娥。

胖汉子涂勇推了推侯海洋的后背，道：“走，进去。”

岭西第一看守所去年进行过一次改造，在干警休息区里修了篮球场、乒乓球室，统一购置了床上用品，聘请了管理员为干警管理宿舍。



办公室和监区重新进行了装修，大范围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坐在监控室里，每个监舍的情况就了如指掌。目前，岭西全省只有岭西第一看守所做到了监舍和办公区监控全覆盖。

新装修的办公区看上去宽敞明亮，整洁干净，不像看守所，更像星级宾馆接待大厅。角落里站着一名笔直的值勤武警，给人一种威慑，让人记起这是看守所，不由得放低声音，收敛笑容。

侯海洋不再是学生也不再是老师，而是犯罪嫌疑人。值勤武警眼光紧紧跟着他，给他带来极大威压。前些日子，他还在广州城里雄心勃勃地想着开拓伟大事业，如今姐夫跳楼自杀，自己成为阶下囚，梦想破裂得如此彻底，让他感到犹如身处梦中。唯有坚硬冰冷的手铐提醒一切皆为现实，他已经身陷囹圄，即将进入黑暗阴冷的看守所。

审核刑拘证，填写入监档案，胖涂带着侯海洋进入第一道铁门。跨入铁门时，侯海洋脚步特别沉重，他下意识扭转头朝着大厅方向看了一眼。胖涂感受到了他的犹豫，在背后又推了一把。跨入铁门以后，随着咣的一声，铁门被锁住，一道铁门封住了通往自由的大门。

铁门后面又是大堂，约有百米，左右两侧各有一排房子，上面挂着提讯室、教育谈心室、医疗室等牌子，靠近另一道铁门处设有一个值班室。值班室里坐着一个土气的老警察，戴着一副样式陈旧的黑框眼镜，头发花白，模样倒很和气，看着胖涂进来，他顺手拿起散放在桌上的烟，扔了一支给胖涂，道：“老涂，怎么越长越胖？”

胖涂身体肥壮，皮带只能系在肚脐以下，肚子前的衬衣总是扎不整齐，他拍了拍肚子，吸了一口烟，很无辜地道：“喝水也要长肉，实在是没有办法。”

老警察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大众健康》，道：“这里面有一篇文章，说的就是肥胖问题，像你这种肥胖多半是由于内分泌失调引起的，光靠节食不起作用。”

老涂看了一眼《大众健康》，笑了起来，道：“你也看起这种书。”

“警察也是人，年纪大了就有病，好汉不提当年勇，我得认老。”

两人聊了一阵，老警察这才开始做正事，他拿了个本子，开始填写侯海洋的基本情况。问过家庭住址及家属情况以后，在一份在押人员健康登记表上，老警察写道：

侯海洋，脸型：国字脸；体型：高大匀称；体表特殊标记：无。

填完几样表格，他拿出一台相机，将侯海洋带到屋角，在不同方位给侯海洋照相。

侯海洋接过空白表格，看到上面清晰写着“犯人”二字时，脑袋嗡地响了一声，小声道：“我还没有被法院判，不是犯人。”

老警察与胖涂说话时挺和蔼，就如邻家大叔，面对着侯海洋就马上翻脸，黑着脸严厉地呵斥道：“没有你说话的份，闭嘴，脱衣服。”侯海洋把外衣脱掉以后，老警察又吩咐：“全部脱掉。”

侯海洋脱得光溜溜的，他身材结实匀称，没有一丝赘肉，称得上健美，但是紫一条黑一条的伤痕严重地破坏了美感。老警察被突兀的青紫伤痕吓了一跳，转头看着胖汉子道：“你们下手太黑了，案子办不下来就办不下来，出了事得自己担着，划不来。”

胖涂呵呵笑了声，掏出身上烟，主动给老警察点燃，道：“他年轻，身体好，这点伤没有问题。”

老警察吸着烟，若有所思，然后用公事公办的口吻道：“他这种情况，按规定得先去看病，拿着医院的证明来我们才能接收。”

胖涂拍着老警察肩膀，小声地嘀咕了几句。老警察为难地道：“李所管得严，被他发现就糟了。”胖涂道：“李澄所长就是刑警出来的人，他能理解我们。再说，这是陆局抓的案子，通了天的，没事。”

好说歹说以后，老警察这才点头同意。人老则胆小，他办事很细致，在侯海洋收押单背面特别注明：明天由东城分局涂勇带侯海洋看病，在没有健康证明之前，该犯人在看守所因病出事由东城分局负责。

胖涂在上面签了个字，总算交差。走出值班室，他才显出些不耐烦，自语道：“老陈当了二十年所长，临到老变成了鼠胆，一点都不耿直。”

在值班室里，老警察摘下眼镜，吩咐道：“你转几圈，再做五个下蹲，五个蛙跳。”

侯海洋此时光溜溜一丝不挂，他感到一阵羞辱，动作就犹豫。

老警察是见怪不怪，道：“都是爷们怕什么羞，别鸡巴磨蹭，这是

看守所的要求，谁都要过这一关。”工作三十多年来，他长期和犯罪分子打交道，犯罪分子就是他的工作对象，谈不上鄙视，也不会正视。

侯海洋按照老警察的要求，一丝不挂地做起规定动作。五个下蹲，五个蛙跳，这两个动作很寻常，以前经常做。经过东城分局的苦熬，体力下降得厉害，身体受伤处更是剧烈疼痛，做完十个动作，微微喘气。

老警察用职业眼光仔细观察侯海洋的屁股，若是屁眼里夹带东西，做这几个动作肯定就要落下来。一个年轻女警察从窗前走过，瞥了值班室一眼，这里面经常做裸体运动，第一次见到此情景她还面红耳赤，如今熟视无睹，就如看到一只拔毛的鸡。

侯海洋蛙跳时，又进来一位拿着钳子的警察。他三十来岁，身体微微发福，看到侯海洋身体上的伤痕，很是惊讶，过去看了老警察的登记本，道：“东城分局高支队、胖涂真是心黑手狠，这样搞下去十有八九要出事。”

老警察深有同感地道：“小赵，我从来不赞成打人，为了公家事情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十分不聪明，完全没有脑子。”

赵警官点了点头，他提起侯海洋的裤子，先将皮带抽出来，又用钳子将扣子、拉链抽了出来，确认没有什么危险品后，将皱巴巴的外衣和裤子扔到侯海洋脚边。

老警察打开值班室的柜子，拿出一件黄马褂，背后写着“岭西第一看守所”，上面写着5151的数字。他吩咐道：“这件黄马褂就跟着你，不能穿错。”又将柜子里的其他东西拿出来，道：“这是饭盒、口杯、牙膏、拖鞋，‘岭西一看’是文明看守所，讲规矩，有什么事情可以找管教。”

这一番话让侯海洋很意外，传说中的看守所都是神秘、黑暗、吃人不吐骨头的场所，没有料到管教还很文明很认真。

老警察做事慢条斯理，按着程序继续问：“家里有没有人，会不会给你送钱？”

侯海洋道：“他们只要知道我进来，肯定要送钱。”

老警察将笔停下，呵斥道：“以后要记住，问什么答什么，别自作聪明。”

侯海洋不知道老警察为何突然训斥，只是点头。

老警察将老花眼镜往上推了推，交代道：“钱送到看守所，会给你上到账上。被褥以及这些用具都要从你的账上扣钱，平时买日用品也得花钱，都从账上扣。”

办完了手续，侯海洋提着裤子和物品，光着脚，跟随着姓赵的管教，穿过第二道铁门，向着另一个世界走去。

进入铁门，门前地面上用黄颜色的油漆画着一条横线，写着“警戒线”三个威严的大字。赵管教拉了侯海洋一把，道：“别往前走，你要向上的武警说，‘报告，犯罪嫌疑人进去一个。’武警同意了，你才能往前走。”

侯海洋站在警戒线边上，喊道：“报告，犯罪嫌疑人进去一个。”

从头顶传来一声喊：“大声点。”

侯海洋抬头看了一眼，在头顶上的小岗楼上面站一个武警，还有一只大型狼狗。他加大嗓门报告了一遍，武警道：“走。”

得到命令后，赵管教就将侯海洋带进院子。

第二道铁门外是一个“凹”字形院子，种着草皮和月季等矮小花木，在对角线上各有一个武警岗亭，从岗亭往下看，视线通透，一览无余。

从左到右依次是一、二、三监区。一监区二监区关押的是未判决人员，三监区关的是劳动犯和大号。一二监区各有9个号房，分别叫1监1，1监2等等。1监1就是101，关押的是第一次进看守所的人，201关的是几进宫的人。在一二监区各有一个过渡室，过渡室是让犯人学习看守所里规矩的监舍，包括作息时间、出操、点名等等。

侯海洋是初犯，被带到了101号过渡室。

号门有前后两层，一层是密闭铁门，中间有一个带盖的小孔，内层是铁栅栏门，中间有个不带盖的小孔。密闭铁门刚被赵管教打开，就有无数目光从铁栅栏门里射了出来，阴森森的还带着些狂热，就如饿了许久的狼看到新鲜的小羊。

赵管教交代道：“等会儿把手从小孔里伸出来，我给你解手铐。”进号以后，侯海洋将手从四方小孔伸了出去，老在押人员在旁边道：“要谢谢赵管教。”侯海洋机械地道：“谢谢赵管教。”

赵管教拿到手铐后，在外面叮嘱道：“给他安排个睡觉的地方，不准欺负人。”

随着咣的一声响，广阔无垠的世界变成了只有二十多平方米的狭窄空间。侯海洋无措地站在铁门边上，看着一屋的光头，感到很茫然，暂时将愤怒、悲伤、绝望等情绪压住。

一个声音道：“过来。”

看守所、停尸房等特殊地点长期以来一直是神秘文学和小道消息的重要来源地，特别是在信息匮乏的七八十年代，此类故事经常被大人用来吓唬小孩。侯海洋想起了传说中的看守所故事，一颗心顿时绷紧，机械地走到发话人面前。

在床板上盘腿坐着的人都剃着光头，见到侯海洋站在床前，有六七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吼道：“蹲下！”

房间十分狭窄，约二十来平方米，有一个由水泥砌成的通床，头顶上五六米高的地方有一个透气窗，墙壁刷了绿色墙裙。从1992年开始，岭西开始流行家装，家装的一大特点就是刷绿墙裙。看守所新装修时，李澄所长家里正好刷了绿墙裙，他觉得挺好，也就在所有监舍里刷了绿墙裙。“岭西一看”搞了绿墙裙工程以后，一些地级城市的看守所开始跟风，于是，凡是新装修看守所皆有一片绿墙裙。

在通铺上盘着十几个光头汉子，他们如罗汉金刚一样虎视眈眈地盯着侯海洋。

狭小的空间，面对一群面相不善的恶人，侯海洋抱着“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的态度，在床板前面蹲了下来。水泥床接近一米高，蹲下以后，他便抬起头向上张望。

“日你妈，谁叫你抬头！”头顶上飘来一个凶狠的声音。

侯海洋在警察面前忍了又忍，此时被同监舍的人辱骂，他心中火气上涌，差点没有忍住，想着十几个光头围着自己，还是忍了下来，他又抬头看了一眼，这才低下头。

一条高壮汉子见新来的家伙愣头愣脑，没有顺从地听指挥，最后还挑衅地抬头。他从板上跳下来，道：“龟儿子，脑壳是瓜的。”他对准侯海洋的腮帮子挥拳打去，这一招叫做“腮梨”，专打腮帮子。

侯海洋在东城分局里吃了大苦头，几乎没有睡过完整的觉，身体和精神都疲劳到了极点，他有些迟钝地朝后缩了缩，若是在平常，这一拳绝对打不中，此时他居然没有躲过，拳头擦着脸皮过去，火辣辣地疼。

黑托塔般的壮汉子这一拳没有打实在，愤怒地骂道：“你个瓜娃子，还敢躲。”随即又是一个腮梨打了过去。侯海洋这一次有了准备，站起来，往后退了一步，用手肘挡住打来的拳头。

新人居然敢动手，这简直大逆不道，顿时犯了众怒，又有两人从板上跳将下来。

一个盘腿坐在板上的中年人软绵绵地发了一句话：“停手，急啥子急。”由于长期没晒到太阳，他脸色白得疹人。

黑托塔便停了手，骂骂咧咧地道：“瓜娃子，你等着挨捶。老大叫你过去。”

侯海洋走到白脸汉子身前。钟有才上下打量着侯海洋，慢慢地道：“小屁眼虫还有点脾气，你打得赢几个人？我让三个人陪你打，有种没种？”

侯海洋道：“我不打架。”

“这就对了，新贼进来就得挨打，这天经地义。”钟有才扭头对一个瘦脸汉子道，“大刀，你给新人做个检查。”

瘦脸汉子正是刚才跳下板铺的两人之一，他走到侯海洋面前，道：“跟我过来，把衣服脱了，脱光，体检身体。”他见侯海洋动作迟缓，不耐烦地道：“在外面有啥子病，老老实实讲清楚，别把全号的兄弟传染了。”

在众人逼视下，侯海洋来到便池边，将衣服脱光，身上东一块西一块的青黑伤痕煞是夺目。号里的人都吸了一口凉气，黑托塔大声地叫了一句：“我操，你娃被打成了熊猫，还绷得住。”

“熊猫？带过来让兄弟们欣赏欣赏。”还是那个软绵绵的声音。

黑托塔走到侯海洋身边，习惯性地对着侯海洋的光屁股就踢了过去，道：“老大叫你。”

自从被抓到东城分局以来，侯海洋一直在忍耐，他一再被打被欺辱，终于忍无可忍，一股怒气如火山一般爆发出来。他闪电般出手，捏着黑托塔的脖子，脚往其胯下一插，猛地用力，将黑托塔甩翻在地。

刀脸瘦汉子正在细细地捏着侯海洋的衣服，听到打斗声，抬头见浑身青紫的侯海洋将黑托塔压在地上，连忙将手里的衣服扔到一边，上前几步，准备将侯海洋扯开。侯海洋反手用力一推，刀脸汉子被推了一个

趑趄，差点摔倒。

钟有才身边盘腿的几个人为了争取表现，争先恐后地跳下铺，扑了过来。

“谁在打架？！”楼上传来一声厉喝。“岭西一看”安装了监控器以后，就以“巡视为主、监控为辅”的原则进行值班，监控室民警要二十四小时盯着监控屏幕，每二十分钟就有民警巡视。今天所长李澄亲自值领导班，巡视的值班民警便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巡视，刚到101窗前，听到里面发出躁动声，立刻出声喝止。

钟有才反应快，朝着窗口笑道：“没有打架，在给新人洗澡，现在外面细菌多，仓又小，惹上什么病就麻烦了。”

打架的老贼都有经验，听到楼上声音，顿时作鸟兽散，回到板上。

“你们别给我惹麻烦。”楼顶上管教透过窗口的铁栅栏朝里面看了看，他心里明白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没有太在意，叮嘱一声，走了。

侯海洋退到便池附近，警惕地注视着号里的人。黑托塔跃跃欲试，钟有才瞪着眼，道：“只晓得打，打个鸡巴，先盘一盘这个鸟人。”黑托塔泄了气，脸色乌青地回到板上。

钟有才仔细看了侯海洋的伤，道：“在哪里伤的？”

“东城分局。”

钟有才举了举大拇指，皮笑肉不笑地道：“有种，难怪进号就敢打架，今后，我们号里你就是老大。”

两人对话时，刀脸瘦汉子将侯海洋衣兜全部翻出来，细细地捏了一遍。

钟有才道：“你蹲下，说说是啥案。”他说话时，身边围着几个身强力壮的光头，恶狠狠地瞪着侯海洋。

若是在开阔地，侯海洋绝对不会怕这几个人，打不赢还可以跑，此时在狭窄空间，无法腾挪躲闪。人在屋檐下，必须得低头，侯海洋犹豫了一下，还是蹲下，简明扼要地讲了光头老三的事情。

在岭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加上港台及境外文化的影响，社会风气发生了深刻变化，与改革开放前迥然相异。被消灭的社会沉渣如遇到春风的小草，纷纷发芽茁壮，岭西市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大哥”。光头老三是东城区很有名的大哥，号里不少人都听过他的大名。

白脸汉子钟有才在社会上混时，和光头老三算是哥们。得知光头老三死在眼前年轻人手下，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年轻人进号就动手，已经挑战了作为“老大”的权威，他下定决心要狠狠地收拾侯海洋，至少要让他不死也得脱一层皮。思考如何下手时，白脸汉子的脸皮子开始不停地抽动，眼皮跟着抖动起来。

他身后一个十七八岁的面容颇为稚嫩的年轻人，没有注意到钟有才的神情，好奇地问：“光头老三是干啥的？”钟有才猛然间大怒，转身抬手就打了年轻人正反两个耳光，道：“你妈逼，有你说话的份！”年轻人绰号叫娃娃脸，专门服侍钟有才，平时给钟有才洗碗、点烟、按摩肩膀捶捶腿。娃娃脸被打习惯了，不敢反抗，畏缩地退到了一边。

钟有才盯着侯海洋，半天不说话。

刀脸瘦汉子最了解钟有才，见其神情，知有好戏要发生，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

钟有才脸皮不再抖动以后，神情温和地道：“从外面进来，身上细菌多，先洗个澡，这是规矩。娃娃脸，你帮新贼洗澡。”

脸上还带着绒毛的娃娃脸屁颠屁颠地带着侯海洋来到便池旁，娃娃脸回头飞快地看了一眼钟有才方向，道：“里面的规矩，新来的都得洗澡，我来的时候是冬天，洗了就发烧，你这个时间进来运气好。”

侯海洋其实愿意接受里面的潜规则，但是前提是不受欺负，娃娃脸这个态度他就能够接受。

娃娃脸拿起塑料洗脸盆不停朝侯海洋头顶上浇水，侯海洋在分局里面吃得差，睡得少，挨打多，精神高度紧张，强壮的身体变得虚弱。他感觉看守所格外阴凉，在六月天里仍然有一股说不出的冷气，随着冷水顺着头部流下，他不由得打了几个寒战。

娃娃脸最初是想在新人身上找点乐子，见到侯海洋满身的黑青肿块后便怩了三分，后来见侯海洋将黑托塔打得找不着北，便彻底失去了捉弄这位新人的兴趣。浇了几盆水，听到老大喊声，便将塑料洗脸盆丢下，跑到钟有才身边。

等到侯海洋冲了澡回来，钟有才道：“看你是条汉子，今天先不走板，等会儿你去睡在便池边上。”

“谢谢。”



“谢个鸡巴，你账上有钱没有？”

侯海洋初进看守所，对里面的规矩完全摸不着头脑。钟有才见他愣神，又问道：“你进来的时候，有钱没有？”

“我进东城分局之前，身上带了五百块钱。”

“你这种刑事案子，会在四十八小时内通知家属，你在岭西有人吗，他们会不会给钱？”

“我姐姐在岭西，肯定要送钱过来。”

“看守所里有看守所的规矩，不管在外面是做什么的，进了仓，是龙得盘起，是虎得卧倒。”

“我懂。”

“你懂个鸡巴。你现在一毛钱没有，谁理你，公用的钱，电视钱、号服钱、手纸钱、纸钱、笔钱，啥事都得用钱买，赶紧想办法让家里送钱。账上没有钱，以后就用手指揩屁股。别怪大家伙寒碜你。”

侯海洋这才明白待在看守所里还得花钱。他找光头老三算账纯属一时冲动，没有料到会遇到如此离奇之事，暗道：“不知姐姐是否受到牵连，若是父亲知道了我的事，肯定会被气死，他会不会不认我这个杀人犯？”

众人原本以为马上就会有一出好戏，此时却啥事都没有，大感无趣，如泄了气的皮球一般，各回各位。

紧跟着白脸汉子的少数几人得到了暗示，迅速围拢在一起，商量着对策。号里大多数人属于被压迫者，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知道白脸汉子阴险，都替新来的年轻小伙子捏了一把汗。

钟有才盘腿坐在床上，道：“娃娃脸，你去教新贼背报告词和监规，教不会，你一起要挨打。”娃娃脸捞到好差事，屁颠颠地来到了侯海洋身边，开始给侯海洋讲报告词和监规。

黑托塔是钟有才的打手，他与侯海洋打斗吃了亏，感觉丢了面子，他坐到钟有才身边，挑拨道：“这个新贼狂得很，就这样放过他，以后谁都不服气。”

钟有才骂了一句：“你娃没有观察力，今天白天是李澄值班，等到晚上他换班以后，我们再来做个大的，给这娃一个血泪教训。”

他们的对话声音并不小，有意向号里人透露其意图。侯海洋在便秘